

花叶死亡之日
かれくさね

〔日〕陈舜臣
程亮 译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014059878

1313.45
403-2

花叶死亡之日
かれくさね

〔日〕 陈舜臣
程亮 译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北航

C1747791

I 313.45
403-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叶死亡之日/(日)陈舜臣著;程亮译. — 北京: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4. 11
ISBN 978-7-5502-3352-2

I. ①花… II. ①陈… ②程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3246号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01-2014-5372号

Copyright © 1997 by CHIN SHUN SHIN

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(北京)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。

花叶死亡之日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: 孙志文
特约编辑: 孙琦
封面设计: 刘淑媛
版式设计: 李萌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178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6印张

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3352-2

定价: 39.5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目 录

- 一 序章 十二月一日 1
- 二 “桃源亭”之主 14
- 三 远方来客 20
- 四 诊病 27
- 五 观光 36
- 六 爱打扮的男人 42
- 七 陶家的星期日 46
- 八 深夜造访 50
- 九 噩耗 58
- 十 临时记者俱乐部 62
- 十一 管理员的讲述 70
- 十二 迁 77
- 十三 治丧委员会 84
- 十四 “鸥庄”五号房间 90

- 十五 汇报 99
- 十六 信封 107
- 十七 葬礼通知 117
- 十八 悬谈 123
- 十九 乡村祭礼 131
- 二十 忙碌的一天 134
- 二十一 五号房间波澜再起 139
- 二十二 棋战 147
- 二十三 烧烤店和旅馆 153
- 二十四 电话 158
- 二十五 东瀛游记 164
- 二十六 吉田庄造的解释 172
- 二十七 访客 182
- 二十八 口信 191
- 二十九 是夜 200
- 三十 翌晨 204
- 三十一 辻村现身 209
- 三十二 自白书 214
- 三十三 自白书 续 230
- 三十四 评定 239
- 三十五 尾声 十二月三十日 247

一 序章 十二月一日

路旁小巷里突然蹿出一个小孩，刷地从车前飞奔而过，险些被撞个正着。现场立时响起刺耳的刹车声，司机随即破口大骂。

马克·顾察觉到妻子正死死地抓住自己的上臂，手指甲几已掐进肉中。

“别怕。”他一边用手温柔地抚摸妻子纤细的手指，一边说道，“乔玉，松手吧，没事了。”

妻子乔玉缓缓将手松开。此时计程车窗外的东京街道，正渐渐被暮色笼罩。

“拜托你开车小心点儿啊！”马克·顾探身对司机说道。但司机不懂英语，只是摇了摇头，身为第二代华裔的美国公民马克·顾也只能无奈地坐回原处。

乔玉紧挨丈夫而坐，马克·顾感到她的身体仍显僵硬，心里不禁生出一种保护者的情绪。这种情绪是他几乎从未体会过的。乔玉平时格外强势，又固执异常，虽然爱护妻子是丈夫的特权，他却一直鲜有机会行使。这是他深埋心底的一大憾事，谁料眼下竟遇上如此大好机会。

他悄悄将手搭上妻子肩头，口中说道：“那小孩没事。这种事在东

京只是家常便饭，来之前你不是早就向我打听得一清二楚了吗？”

乔玉身子轻晃，将丈夫的手从肩上抖开，随即说道：“家常便饭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伯父在这里遭遇车祸也是家常便饭喽？”

马克看到妻子脸上那熟悉的挑衅神情，明白他的美梦已宣告破灭。

“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乔玉啊，你太紧张了。可能你刚从寺里回来，情绪还很激动。我只是看你似乎有些害怕才……”

“我一点儿都不怕！”

当计程车停在旅馆前时，乔玉以不容分说的口吻说了句：“你少管闲事！”

听闻此言，连马克也大感心头火起。一时间，二人双双陷入沉默。

乔玉一发脾气便令人吃不消，相反心情转变得也很快。这或许便是典型的喜怒无常。到了晚饭时，她已经浑若无事，甚至二人还在饭后并肩坐在沙发里，彼此脸贴着脸，一同翻阅观光指南。

对丈夫乔玉不得不心怀感激。二人刚于昨晚抵达羽田机场，今日一大早便乘坐那辆惊心动魄的计程车东奔西走。先是去拜访伯父生前的熟人，以及伯父住所和工作大楼内的各个邻居，打听伯父晚年的境况，又前往寄放骨灰的寺庙进行参拜——全都是为了乔玉的事。如此一路马不停蹄，丈夫一直陪在她身边，直至所有事情结束，始终毫无怨言。

“马克，很累吧？”

“这算什么？”马克微微耸起强壮的肩膀说道，“现在更重要的是制订一个观光计划。我们足足有三周的时间，可以好好打算一下。”

马克·顾今年三十二岁，是一位肤色略黑、体格健壮的青年。他和留学生李乔玉成婚于两年前，尚无儿女。目前，他正以环宇企业驻外

员工的身份前往香港赴任，顺便打算在途来日本休整一番。

“京都两天够吗？”

“两天啊？够是够了，但要是到时觉得喜欢，何不多玩几天？反正计划又不用那么死板，只要缩减一下其他地方的时间，就来得及。”

“在大阪我还有个大学时的朋友，叫驹沢，先给他寄张明信片去吧……嗯，那家伙的住址是……”马克拿出记事本翻看起来。

“我也有事要去神户。”说着，乔玉欢快的表情中现出了一丝愁容。

※

银座。四面八方的霓虹灯开始接连点亮。白沢绢子瞥了一眼手表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不用着急。”

已经没必要着急了，因为她已大致查明田村良作的去向。

然而她仍未放缓脚步，虽然她很清楚，这样匆匆忙忙地在银座街上行走根本无济于事。离“银河号”发车还有大把时间，万事已俱备，行李箱早就寄存到车站。此时此刻，她需要做的仅仅是找个地方慢慢地吃顿晚饭。

白沢绢子已年过三十，早不再是追在男人屁股后面的小姑娘了，如今却疯狂般地在夜晚的银座行色匆匆，的确算是仪态尽失。念及此处，她数次意欲放缓脚步，可不过片刻，却又再次变得步履匆匆。

田村已经失踪了一个多月。据说，他向公寓的阿姨声称要去北海道，一并结清了房租。那么怕冷的田村竟说要去北海道，真是连撒谎都撒得如此拙劣。

白沢绢子向田村的朋友打听过去，所有人均表示毫不知情。纵然知情，只怕也已被叮嘱不得透露。幸而她偶然得知，新搬来她所住公

寓的一个酒吧女招待认识田村。那女人叫奈美子，好像在田村常去的酒吧工作。

“你认识那人？他以前常来我们店里喝酒，大约一个月前去了神户，说那边有份工作很适合他的个性……”奈美子如此说道。

听着奈美子的讲述，绢子脑海里再现了田村本人的声音。当时，他定是在酒吧一边痛饮啤酒，一边高谈阔论，并用沾满了啤酒沫的嘴唇如此说道——

……循规蹈矩的工作并不适合我，这几年实在太无聊了。老实说，失业后我反倒松了口气。仔细想想，还是那种能够自由发挥才能的工作适合我。以前的工作不仅在时间上受到束缚，还要写那些一成不变的文件，简直太乏味了。到了神户，叔父那儿的工作肯定会十分有趣。嗯，当然一开始肯定不会给我好脸色看，叔父会以为他这个混不下去的侄子是来吃闲饭的。不过，渐渐地他就会发现我的真正价值了。至于叔父在做什么，我也能大概猜到，总之一定适合我。原来的工作早已令我全身僵硬，能够暂时缓解一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虽说我对东京并非毫无留恋，但迟早总要离开的……

说到这里，田村想必会得意地吹起口哨，继续说道——

……我有一个女人，她太干涉我的生活了。我决定，去神户后不再找三十岁的女人，她们实在是太缠人了……

想到这里，绢子不禁紧咬嘴唇。她与田村在四个月前结束了同居生活，二人一刀两断——至少她是如此希望的，已经无可留恋。只不过，田村向她借走的五十万日元¹至今仍未归还。

她是在讨回欠款，而不是像痴迷的天真少女那样在男人身后追。

1 以现在的汇率折算，1日元约合0.08元人民币。

话虽如此，对方毕竟远在天边，如此盲目地赶路，岂不显得可笑？她在人行道上停下脚步，这大概已是她第三次——不，第五次驻足了。

她的手下意识地摸了摸手提包的金属扣，五十万的借据正躺在包里。



神户。山手大街上的S酒店。下午四点半。

南洋²著名的实业家席有仁此时正独自坐在宽敞的房间里。五兴公司的社长李源良将他从码头带到这里后，小坐片刻便离开了。他之所以早早告辞，想必是考虑到对方舟车劳顿。如此体贴的态度，也正反映出了他从小受到的良好教养。

席有仁试着设想，倘若换作他自己会怎样做——若有生意伙伴前来，无论对方如何长途劳累，自己恐怕都会立刻与其商谈要事，不告一段落绝不罢休。因为自己缺乏教养，总是急功近利。

席有仁脸上露出苦笑，因为他此刻毫无倦意。虽然年届古稀，他的身体却十分硬朗。只不过是十天的海上航程，对他根本毫无影响。而且，此番航行格外舒适，反而将他从繁忙的事务中解放出来，得到了充分的休息。此时他甚至觉得体内的活力远比平时更为充沛。

李源良之所以早早离去，一定是为了给席有仁留出时间休息。李源良身材瘦高，显得弱不禁风，想来若是让他乘船航行十天，只怕早已精疲力尽了。然而，以己度人往往是导致错误的根源。如今房间

2 南洋，明、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。

里只剩席有仁一人，不要说上床休息了，他甚至感到浑身上下干劲十足。

不做事心则慌——这便是席有仁的性格。若要说什么是浪费，那么对他而言没有比发呆的时间更为浪费的了。那做什么好呢？这时，摆放在房间里的一张气派办公桌映入了他的眼帘。给新加坡的家人发份报平安的电报？不行，李源良已经代劳；安排一下在日本的行程？也不用，早在船上便已考虑好了。

席有仁在南洋经营的业务众多，其中也包括报刊事业。事实上，他正是《南洋日报》的持有人，还经常为这份报纸写些文章。在此次出发之际，编辑主任曾托他写下在日本的见闻，预计以十余回连载的形式刊登，并为他准备了《东瀛游记》这一别致的题目。

想起此事，他在心中暗道——那就写写《东瀛游记》的第一回吧！

一旦做出决定，席有仁便会立即着手，从不磨蹭。他来到办公桌前，拿起了钢笔。

最近几年，我有很多机会旅行。前年，我在美国逗留了约半年，去年则因技术协作的交涉辗转于欧洲各地。今年年初，我应邀远渡中南美洲。如今，我又来到了日本。

无论是谁，初次踏上一片土地时，都会产生难以名状的感慨。在抵达目的地之前，对未知事物的憧憬必然已在胸中发酵，而真正踏上那片土地的瞬间，密封已久的桶盖被突然揭开，一股酸甜的气息同时升腾而起。我曾无数次嗅到这种气息，在柏林的机场，在纽约的码头。而正是这气息将人带入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心理状态。今天，在抵达神户港时，我又再次沉浸在了那种状态之中。然而，这一次却不止如此。对我而言，日本当真是一片前所未见的土地吗？

新加坡以及马来亚³的诸位读者,请你们以手扣胸,细细回想。敢问各位,对你们而言,日本真的是一片前所未见的土地吗?的确,各位想必并未亲眼目睹过日本的风物,但你们定在十几年前见过满城皆是日本人。不只是军人,还有执政官、军属、百姓,各种各样的日本人成群结队,在我们的土地上招摇过市。难道不是吗?新加坡也好,马来亚也好,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——这里我所指的并非仅是新加坡市被更名为充满日本色彩的“昭南”一事。我们都曾见到,他们将日本带进新加坡。那时我是抗日团体的干部,一直在槟榔屿⁴躲避他们的追捕,整日躲在藏身之处提心吊胆。我当时很怕日本人,做梦都未曾想过有一天会来日本游玩。但如今,日本的河山正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这片土地并非是我从未见过的。相较于纯粹的陌生土地,这里似乎更能激起我格外的热情。

不知不觉间,我已感到眼眶发热。或许有人会提出非难,认为这种表述夸张得让人唾弃。为了让各位能准确理解我情不自禁流下的泪水,我必须在此略作说明。虽是个人私事,本人亦甚感惶恐,但若不作说明,在今后连载时,我所写见闻的背景——换言之——笔者的内心状态就会被厚厚的幕布彻底遮挡。对写文章的人而言,最渴望的大概便是得到读者尽可能多的理解。因此,请允许我在这里对我的个人私事稍作提及。

二十多年前,我事业失败,进退维谷。倘若不得脱困,只怕将就此没落。于是我多方奔走,希望能够摆脱眼前的窘境,却没有一家银行

3 马来亚,马来西亚独立前对马来西亚西部地区的称呼。

4 槟榔屿,位于马来西亚西北部、马六甲海峡北部的岛屿。

肯理会我。但出乎意料的,上海的H银行向我伸出了援救之手,提供给我超出事业重建所必需的贷款资金。这无异于雪中送炭。我原本消沉的内心立马坚定起来,高举得来的这柄利剑,重新杀向事业的战场。

据说,当时H银行的干部一致反对向我融资,只有董事长L氏不顾众人反对,断然决定向我提供援助。L氏那时刚成为董事长,也很年轻。或许有些僭越,但我不得不说——他的确很有伯乐之能,因为我没过多久便将贷款悉数还清了。那时我给L氏写了一封信,其中附有事业重建方案,L氏在避暑地看了一遍后,当即就作出了融资的承诺。可以说,他一眼便看出了我对事业的无比热忱。

当时,我在心底发誓,终生决不忘L氏的大恩。我一头埋入事业之中,虽然贷款已经还清,但我要获得更高的成就给L氏看,这是我的心愿。不幸的是,战争爆发,这一夙愿终究化为泡影。然而,在我事业复兴期间,正在海外视察旅行的L氏不断来信激励我,我也给他写去回信,表达了自己不甘做吴下阿蒙的决心。由于战争,我们的书信往来暂时中断。更令人难过的是,L氏的银行不幸倒闭了。后来我才得知,他在日本的神户。

而正是这个L氏,今天亲自来神户的码头迎接了我!

席有仁放下钢笔,望向窗外。湛蓝的天空中悠然飘荡着两三朵薄云,令他忆起了南洋天空的颜色。在他出发时,新加坡的天空呈现出一种仿佛用牛奶稀释过的蔚蓝色。

片刻之后,他重新拿起钢笔,继续写道——

L氏的帽子上插着一朵黄色的小假花。他主动伸出手向我走来,

开口说道……

※

同样在神户市内,还有一个人的思绪也飘向了南洋。只不过,那人心里想的并非天空,而是更低的地方——某处地下,以及周围的标记。

市议员吉田庄造抱着胳膊,双眼紧闭。他的一张红脸看起来精力旺盛,颧骨附近还泛着黯淡的光泽。

吉田的侄子田村良作此时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叔父面前。他偷偷地瞥了叔父一眼,却猜不透他的心思,不禁感到坐立不安。自从从东京来到这边,他一直装作老老实实。眼下,他只能仰仗这位叔父,故而努力抓住一切机会来迎合对方。他会配合叔父的心情,采取相应的态度。在这方面,他还是颇为自信的。

但即便如此,倘若无法摸清对方的心理状态,终究无计可施。吉田庄造此刻看似精神恍惚,田村心想他或许正在思考什么对策。

关于叔父的工作性质,田村渐渐地也开始有所了解,毕竟他来这里已有一个月了。

吉田庄造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。坦白来说,便是在工商业者和政府机关之间斡旋,从前者手中敛取酬谢金。而且,他并不直接经手所敛钱财。吉田庄造是一个格外谨慎的人,所有这些钱都会通过专属的秘密渠道洗白。不过,他最近觉得有必要对部分洗钱人员进行更换,田村似乎便已被提拔为新的一员。

叔父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,不知他是在思考对策还是心情不悦。若是后者,原因恐怕便在于《中央报》今早的报道。那篇报道的标题

是“与工商业者的孽缘”，虽然并未指名道姓，内容中却写有“某有权有势的市议员……”显然是在暗指吉田。

“今早报纸上的那篇报道……”田村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，“想来看看，还是徐铭义那老头儿较为可疑。”

吉田庄造微微睁开双眼，开口喝道：“混账！他可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守口如瓶的人。”

既然如此，那又为何要剥夺他洗钱人员的资格呢？不过很快，田村的这一疑问便告消解。

吉田有点恍惚地说道：“只不过，他有些不知变通，算是白玉微瑕。”

说到变通，田村对自己相当有信心。他以前一直变通得太过离谱。年到四十的他经历过无数失败，而究其原因，其一是酒，其二在于女人，其三便应该是变通过度。

吉田庄造再次闭上双眼，想着埋在地下的铁盒，不知是否已经锈蚀破裂？不过，纵然有所损坏，也不会伤及里面的东西。

然而，他的思绪并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多做停留，他是一个现实的人。吉田庄造睁开双眼，瞥向桌上的一张纸片，上面罗列着一串数字。

“还有没处理完的？”

“还有四十多万日元。”田村立即答道。

“四十多万？”吉田有点儿不快，“太不小心了。”

“总之我会在近期全部处理干净。”

“处理完记得将以前的账簿收回。那人虽然嘴巴很牢，但手中握着可疑之物，也可能会出意外，还是小心为上。”

“明白。”说完，田村轻声吹起了口哨。

吉田庄造不禁皱起眉头。虽然田村已尽力装出叔父喜欢的态度，但人的恶习却是很难改变的。

※

一位满头银发、身材瘦高的绅士走出S酒店，仰头望向天空。阳光中还残留着对晚秋的留恋。这位老绅士——五兴公司的李社长继而左右张望，像是在寻找计程车，却连影子也没看到，只好迈步前行。

天气无比晴朗，就这样步行回事务所也不错。

当行至东亚大街(Tor Road)时，他与两名男子擦肩而过。那是两个衣着邋遢的男人，其中一人头缠绷带、面戴口罩、弯腰曲背，无疑是个老人，但恐怕实际年龄并没有外表那么老；另一人身材矮小、略微跛脚，额上有道小小的伤疤，且目光混浊，看起来毫无生气，年龄在五十左右。

双方刚一错过，头缠绷带的男人便回过头来。他摘下口罩，开口唤道：“这不是李先生吗？”

银发绅士面带疑惑，久久凝视着对方的脸。

“啊，你是……”他似乎终于想起了对方的脸，却又说不出名字，“你是会计……兴祥隆银行的会计……”

“没错，是我，徐铭义，曾经当会计的。”头缠绷带的男人说道。

“对对，我们多少年没见了？”

“都二十多年了。”

“有那么久吗？”

“您的头发可都白了一大半儿啦！”头缠绷带的男人说道。

“的确。”老绅士摸了摸头，“不过，没想到你竟在神户……”

徐铭义解释道，他离开银行后便立刻来了日本，历经千辛万苦，如今终于拥有了一幢公寓，好歹能够维持生计……

“我已将公寓交给他管理，他是日本人。”

同行的矮小男人脸色阴沉地盯着电线杆上的宣传画，并未意识到自己成了二人交谈的话题，不过这两位旧相识一直是在用中文交谈，也难怪。

“我已尽了最大努力，可银行还是在战后倒闭了。”当提及银行时，银发绅士似乎仍很伤感。

接着，他扼要地讲述了自身的一些境遇，如今他在做生意，来这边也才半年左右，现住在山本大街的公寓，最近正打算另寻租处……

“有空去我那儿玩吧，虽然地方有些小。”

“一进那条巷子就是我的住所。”头缠绷带的老人也向对方告知了自己的住址，他就住在属于自己的那栋公寓里。

“有空我会去的。”五兴公司的社长说道。

随后，二人便郑重地握手道别。

五兴公司处在海岸大街东南大楼的二楼。李社长沿着东亚大街，朝着海岸大街的方向径直走去。

东南大楼共有六层，建于战前，相比近期在周围林立起来的新建筑而言，难免给人一种人老珠黄之感。大楼的持有者——东南汽船公司占据了整个一楼，自二楼以上都是外租事务所，多为外贸商社、保险公司、船运企业等，也有几家外国公司，但只有二楼的五兴公司是中国企业。

身形瘦削的李社长登上略显昏暗的楼梯，身影消失在了二零八号房间。